

詞
津
探
原

張
夢
機
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張夢機著

文史哲學集成

詞律探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⑥3 文史哲學集成

詞律探原

著者：張

夢

機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

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

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五二八八一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基本定價五元五角

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夫倚聲之學，源於隋之燕樂，三唐導其流，五代揚其波，至兩宋遂蔚爲巨觀。是知倚聲之道，本樂辭相資，出乎喉舌，合乎絲篴，初爲諸律而作。惟自詞樂亡其節奏，失其鏗鏘，作者既無準繩，歌者益乖規矩，而詞律之理，遂漸闕於世。曩者王氏晦叔、張氏玉田、凌氏廷堪、方氏成培諸家，考訂律呂，推求脾調，或鈎稽遺譜，細繹祕文，雖亦精言蔚起，片羽猶珍，然終覺文約旨晦，堂奧難窺，爰逮近世，專著浸多，惜又爲陳言贅說所蔽，是以論者愈衆，而治絲益勞，苟非詳加董理，實難盡窺其全豹，此則本書之所由作也。惟綆短汲深，恐不足以副之耳。

本書區爲四章，都三十萬言。於章節條目之安排，內容詳略之增損，嘗數易其稿，煞費經營。茲撮其旨要，依次說明於后：

第一章曰中國詩樂關係略說。此章蓋總述詩樂遞嬗代變之軌轍也。以時代言之，則自周秦而漢魏，而南北朝，而李唐趙宋，而胡元朱明。以詞章言之，則自三百篇而楚辭，而樂府，而詩詞，而雜劇傳奇。以聲樂言之，則自古樂而清樂，而燕樂。雖衆類紛披，群品雜呈，然樂聲之盈銷，文運之隆替，

均可於此覘之。竊觀夫吾國韻文，一體之成，譬猶水之由細流而滙爲江河也，有千里會流者焉，有九派分酬者焉，遠溯近嗣，鉅細不捐，縱源雜而支繁，要難自外於聲樂，則可確認也。溯乎歌謠之起，遠肇唐虞，賡歌擊壤，純乎天籟，厥後風詩三百，周樂以興，九歌祀神，楚聲彌盛，降及西漢樂章，唐詩宋詞，北劇南曲，靡不聲樂俱備，律呂相和，雖各代名制互異，要其性質，皆屬樂府。故欲推索詞章流變之跡，宜兼及聲樂，彰彰明甚矣。若但知尋繹其詞，而昧於詞樂之嬗遞，雖累紙千萬，亦終莫得其條貫之所在。本書探究詞律本源，而先論歷代詩樂相契之關係，其意卽在於此。

第二章曰樂曲嬗變與詞體之建立。詞體之興，異說紛紜，莫衷一是。論者大抵窺一斑以概全豹，見廊廡而稱廟堂，此乃皮相之論，未爲得也。究其乖誤，殆有三端：一曰不知詞乃音樂文學，徒就形式或長短，以辨其源，誤謬孰甚；二曰不知一種文體之興，如人造酒，必醞釀久長，漸變其質，漸易其貌，而後成焉。若謂其體一變遂遂爲某體，則吾知其不能溯長流以探遠源矣；三曰不知一種文體之興，必承衆流而彙多變，以時而言則遠因近緒，以地而言則內蘊外燦，然後化合多元質素，以成新物。若謂某體必自某體蛻出，則是管錐之見，吾知其不能周顧整體矣。原夫詞體之興，實繫於隋唐以來之多元化音樂。以時言之，則古今之樂並存。以地言之，則華戎之樂兼備。若大別其類，則有前代清樂之餘響，有西域傳入之胡樂，有清、胡交融之新聲而當時名曰燕樂者。蓋雅樂至隋唐，典諸太常，見薄當世，僅聊備宮懸而已，實不足影響當世樂風。而清樂流衍變易，舊曲淪亡，新曲孳衍，先是融入吳聲西曲，後又屬入胡樂，始終進化不已，且又世代流響，何嘗銷歇？而胡樂東漸，至隋唐而大盛，

然亦不免受清樂影響。如是中西交匯，遂形成有唐壯盛博大之樂風。故審唐世音樂，有清樂舊曲，有以清樂爲本而融合胡樂之新聲，有直接輸入之胡曲，有以胡樂爲本而融合清樂之新聲，此一現象，益徵隋唐音樂之多元性。而卽此多元性之音樂背景，乃所以釀就吾國另一新生之音樂文學，卽所謂詞者也。

第三章曰詞樂之音律與宮調。論詞而欲探源星宿，則不能不講樂律，欲尋繹詞與音律之關係，則非窮古樂燕樂之變，通音律宮調之微，無以爲功，此不待言也。雖然，音聲出口，移時而查，未可形求，趙宋以前，文士伶工，既未能纂集調法，勒成專書，則處今日而論詞樂之源，音律之變，終難免扣槃捫燭之誚，吾人所能致力者，惟據前代典籍中論律之言，而加以推闡耳。所幸趙宋以還，言樂律之書漸多，悉心研摩，當有助於樂律之索解。至宮調一道，固甚秘奧，然明乎隔八相生之義，還相爲宮之法，則八十四調所由成，七宮十二調所從出，亦略可推索而知。故本章探究詞樂，大抵董理前世論樂之言，論列是非，洞悉本末，以期窮詰音律之變，而進窺詞樂之理。文詞本倚聲而作，則詞中所表之情，必與曲中所表之情相應，是以製詞之道，首貴乎辭與聲之相副，詞調之風格，猶內涵之特質，而抒旨屬辭，猶特質之外發，如聲旨與詞旨不能相符，又庸有當乎？故就倚聲而論，必憑依一詞調之本質風格，以敷辭旨之方向，始足以發其實；若矜言意匠天工，而敝屣詞調特質，則終不免偏頗之誚。本章末節於宮調與聲情之關係，特作詳明解說者，職是故也。

第四章曰唐五代詞考源及訂律。詞本聲學，原爲應歌而作，唐五代之作，固爲最富音樂之文字矣。惟自樂譜亡佚，倚聲者遂漫無矩矱，萬樹詞律、御製詞譜等取前賢詩餘，參伍比勘，意在求其通律，

立爲程式，誠亦功在詞壇，惟敦煌殘卷所載唐詞，猶未及見，終不免遺珠之憾，則本章卽緣是而作也。本章體例，首列曲調考源，次列異名，次列宮調，又次於行間列詞譜，而以訂律爲之殿焉。詞調初創，卽爲詞題，後乃流於泛詠，然沿波討源，必知所自，故本章鉤稽載籍，考證出處，必得其所昉而後乃安。又詞律之義有二，一爲詞之音律，一爲詞之格律。前者謂宮商，後者謂字句間之聲響。格律止求諧乎喉舌，音律則兼求諧乎筚絃。故本章訂律，先攷其宮調，宮調既定，則臚列唐五代同一調名之詞，比勘其句法聲響，與夫平仄之通假，以攷訂其格律，蓋欲倚聲填詞者於謹守繩墨之餘，並須會通其變也。

余自民國四十九年負笈台灣師範大學以後，卽備蒙林師景伊、李師漁叔之循循教誨，於詞藝音律之學，奠其初基。其後又蒙高師仲華、鄭師因百之殷殷啟迪，於是而有本書之作。撰寫期間，復蒙潘師石禪、邱師燮友、李教授殿魁、洪教授惟助，或賜借珍本，或指點樂理，匡我不逮，惠我實多，謹此一併致謝。

民國七十年六月 張夢機 識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詞律探原 目次

張夢機著

第一章 中國詩樂關係略說	一
第一節 周時楚辭多合古樂	二
第二節 漢魏樂府競響新聲	六
第三節 唐絕宋詞多被絲竹	一三
第四節 元曲傳奇律協宮商	二六
第二章 樂曲嬗變與詞體之建立	三七
第一節 詞體起源之音樂性與多元性	三七
第二節 詞體產生之音樂背景	六一
一、雅樂之式微	六一
(一) 先王雅樂之產生及其概況	六一
(二) 先王雅樂之淪缺及僵化	六九

二、清樂之衍變.....七二

(一)清樂之產生及其流變.....七二

(二)隋唐之清樂新聲.....七七

三、外族音樂之昌盛.....八二

(一)外族音樂之輸入及其流變.....八二

(二)隋唐各部胡樂之特色及其樂曲.....八六

第三節 隋唐燕樂對詞體形成之影響.....九二

一、詞體之醞釀與形成.....九三

(一)詞體之醞釀時期.....九四

(二)詞體之雛型時期.....一〇〇

(三)詞體之形成時期.....一〇七

二、詞調與隋唐燕樂曲調之關係.....一一〇

(一)出於隋唐燕樂雜曲者.....一一一

(二)源於隋唐燕樂大曲者.....一二二

第三章 詞樂之音律與宮調.....一二三

第一節 音律發凡.....一二四

第二節 音數與律數……………一三二

第三節 宮調之組成……………一四八

第四節 隋唐雅樂清樂與燕樂音階之嬗變……………一六〇

第五節 燕樂二十八調述略……………一六六

第六節 宮調與聲情……………一八〇

第四章 唐五代詞考源及訂律……………一九五

凡 例……………一九五

拋毬樂……………一九七

泛龍舟……………二〇二

長命女……………二〇五

柳含煙……………二一〇

紗窗恨……………二一五

烏夜啼……………二二〇

醉花間……………二二四

感皇恩……………二二九

定風波……………二三三

清平樂……………一九八

春光好……………二〇三

柳青娘……………二〇六

浣溪沙……………二一一

望梅花……………二一六

摘得新……………二二一

思帝鄉……………二二六

皇帝感……………二三〇

木蘭花……………二三四

賀聖朝……………二〇一

鳳樓春……………二〇四

楊柳枝……………二〇八

浪淘沙……………二一四

憶江南……………二一八

河瀆神……………二二二

歸國遙……………二二七

戀情深……………二三一

更漏長……………二三八

菩薩蠻·····	二四〇	八拍蠻·····	二四三	臨江仙·····	二四四
虞美人·····	二四七	獻衷心·····	二四九	遐方怨·····	二五〇
送征衣·····	二五一	鳳歸雲·····	二五二	離別難·····	二五四
定西蕃·····	二五六	荷葉杯·····	二五七	感恩多·····	二五九
長相思·····	二六〇	西江月·····	二六二	拜新月·····	二六四
上行杯·····	二六五	鵲踏枝·····	二六七	傾杯樂·····	二六八
謁金門·····	二七〇	巫山一段雲·····	二七二	婆羅門·····	二七三
麥秀兩歧·····	二七五	相見歡·····	二七七	蘇幕遮·····	二七八
黃鐘樂·····	二八〇	訴衷情·····	二八一	洞仙歌·····	二八三
喜秋天·····	二八五	三 臺·····	二八六	醉公子·····	二八八
望遠行·····	二八九	南歌子·····	二九〇	漁歌子·····	二九三
風流子·····	二九五	生查子·····	二九六	山花子·····	二九八
竹枝子·····	二九九	天仙子·····	三〇〇	酒泉子·····	三〇二
赤棗子·····	三〇五	甘州子·····	三〇六	采蓮子·····	三〇七
破陣子·····	三〇九	贊普子·····	三一—	南鄉子·····	三一二
撥棹子·····	三一四	河滿子·····	三一五	西溪子·····	三一六

樂世詞	三二七	後庭花	三一九	回波樂	三二一
一片子	三二二	一斛珠	三二三	一葉落	三二四
八六子	三二五	卜算子慢	三二六	三字令	三二七
小重山	三二七	女冠子	三二九	月宮春	三三一
內家嬌	三三二	水調詞	三三四	中興樂	三三五
甘州遍	三三六	玉蝴蝶	三三七	玉樓春	三三九
竹枝	三四一	阮郎歸	三四二	好時光	三四四
江城子	三四五	花非花	三四六	杏園芳	三四七
別仙子	三四八	更漏子	三四九	采桑子	三五一
阿那曲	三五三	阿曹婆	三五四	金浮圖	三五五
金錯刀	三五六	芳草渡	三五七	河傳	三五八
怨回紇	三六〇	秋夜月	三六一	紇那曲	三六二
思越人	三六三	歎乃曲	三六四	秦怨春	三六六
後庭宴	三六七	後庭花破子	三六八	桂殿秋	三六八
閑中好	三六九	清平調	三七一	望江怨	三七二
連理枝	三七三	接賢賓	三七四	魚游春水	三七四

解紅	三七六	賀明朝	三七六	陽臺夢	三七七
喜遷鶯	三七八	塞姑	三八〇	歌頭	三八一
搗練子	三八二	漁父	三八三	壽山曲	三八四
滿宮花	三八五	舞春風	三八七	舞馬詞	三八八
調笑	三八九	醉妝詞	三九一	鄭郎子	三九二
踏歌詞	三九三	樂遊曲	三九四	蝴蝶兒	三九五
劍器詞	三九六	蕃女怨	三九七	憶仙姿	三九八
憶秦娥	三九九	應天長	四〇一	薄命女	四九三
滿湘神	四〇四	點絳脣	四〇五	謝新恩	四〇六
謫仙怨	四〇六	歸自遙	四〇八	擷芳詞	四〇九
贊成功	四一〇	鬪百草	四一〇		
結語					四一二
重要參考書目					四一五

第一章 中國詩樂關係略說

樂歌之興，自生民始。夫樂者，樂也，初民日出而作，擊壤成音，而歌生焉，拊瓠叩盆，鼓缶搏髀，而樂生焉，然僅以適其情性已耳，初無篇什趨亂之分，律呂宮商之辨也。爾后民智稍啓，塵事日繁，而人本情性激越之餘，發爲喜愠哀樂之義，嗟嘆永歌，遂生謳吟。迨夫聖智者出，始正六律、諧八音，調之以律度，文之以歌頌，蕩之以鐘石，播之以絃管，寢假而樂音內範於律，詠歌漸進爲詩矣。

夫樂者寄於音而生於心，詩者託於言而本於志，要皆情性自然之所趨發，其義至爲昭晰。然上世詩樂，實相表裏，蓋詩以言志，樂以和詩，詩者情志之所發，協之以音律，而後謂之樂。樂不獨成，因詩而立，詩不徒行，逐樂而歌，樂者音律之謂，詩者文辭之屬，兩者相依爲用，不可偏廢。禮記樂記曰：「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註一）則詩什樂章，曷嘗相離耶？尚書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註二）朱子詩集傳序亦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

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是知成周之際，詩樂未分，詩必協律以達志，樂必宣情以和歌，二者相因相長，本無舛迕，何曾分道揚鑣，各闢歧逕。使不遭六國亂秦之亂，則古樂尚可垂未斬之緒，詔示來茲，惜暴秦一炬，典籍湮淪，古樂遂與之俱隳，良可痛已。雖然，古樂亡而樂不盡亡也，其與文學之關係亦未嘗斷然相絕也，使吾人以韻文美文爲廣義之詩，則三百篇楚辭以降，樂府詩餘以至雜劇傳奇，莫不與音樂相與爲一，以傳於天下。魏晉樂府，競響新聲；唐人七絕，猶被絲管；宋詞元曲，調雜雅胡；雜劇傳奇，律協宮徵；諸體振藻揚葩，並暢五音，自然天籟，都入繩墨，惟聲律臻於精美，故情志易於發揮，詩樂之關係，遂釐然可按矣。今請略陳梗概，俾知其凡。

第一節 周詩楚騷多能合樂

三百篇爲周詩之總匯，本太師之所陳，而孔子所刪定者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吳季札聘魯，請觀於周樂，魯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鄭、曹十五國之風，雅頌之樂。又孔子憫當時王澤既竭，雅頌相錯，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因論定之，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註三）史記亦云：「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註二）故知三百篇之詩，未嘗離夫樂音節奏也，特因曲調有異而別爲風雅頌三類耳。

特略言之，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饗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風多爲民間風土之樂歌；雅則爲朝廷貴族之樂歌；至若周頌三十一篇，率皆祭祀天地、社稷、明堂、后稷、先王、先公之樂歌；商頌五篇，則祀祖及大禘之樂歌也。禮記樂記曰：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

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註五）。此合詩樂而論之，知歌風歌頌歌雅，又各有所宜也。

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是詩經皆可歌而入樂者也。自樂經亡佚，詩遂失其樂音之用，後世見三百篇之徒存歌辭，遂有入樂不入樂之說。程大昌謂二南雅頌爲樂詩，國風爲徒詩，其言曰：「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之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云云。若夫邶、鄘、王、鄭、齊、魏、唐、秦、邠、曹此十三國，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詩論）。顧亭林亦稱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其言曰：「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邠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邠，而亦謂之邠，六月以下五十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日知錄）兩說並倡徒歌徒詩之論，細繹其言，殆皆非是，左傳襄

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鶉之賁賁，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按鶉之賁賁，鄘風也；野有蔓草，鄭風也；蟋蟀，唐風也。而謂列國燕享所用，不出二南雅頌之外乎？吳季札請觀周樂，魯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並及十二國之詩，既以十二國之詩爲周樂矣。史記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而謂自邶至豳，無一篇入樂乎？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毛氏鄭風青青子衿傳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其說正本之墨子，是三百篇皆可絃誦歌舞，而謂三百篇有入樂不入樂之別乎？鄭玄六藝論云：「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鄭志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所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據此，則徒詩之說，蓋妄言耳。

惜夫姬曆云季，王道衰微，風俗趨於澆漓，人情日以浮薄，時君又多喜鄭衛而惡雅音，所謂詩教樂教，殆已湮沒淨盡，其後樂經亡於秦火，古樂寢失，而諸儒窮經，復專尙義訓，遂令微言昭於百代，而韶武闕於千秋，季札觀樂之事，已不復見於書史。雖然，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臧骨髓，雖歷千載，其遺風餘烈尙猶不絕，故未嘗以古樂之亡而遂寂然也。洎乎炎漢，樂府又興，自樂府而詩餘，自詩餘而雜劇傳奇，沿瀾觀海，益見其波濤之壯濶矣。

先秦之世，列國風謠不同，樂亦異致，觀呂覽四方聲音之說，可以徵也。謠諺之播於聲音者爲土樂，土樂又影響於文學，此在諸國皆然，而楚爲尤甚，左氏成公九年傳云：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